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序

新世纪航空公司 585 次从东京飞往札幌的波音 727 班机，正在空中顺利而平稳地飞行着。

6 月 20 日晚上 9 点 50 分——

空中小姐田渊久子往驾驶舱送过咖啡返回工作室时，心里再次涌出一股不安的感觉，于是特地浏览了一下客舱。

客舱内灯光昏暗，显得静悄悄的。疏疏落落亮起的阅读用灯，表示少数几位乘客还在埋头阅读杂志书报，而大部分的乘客则斜靠着椅背闭目休息。

这班飞机是在雾雨中的东京机场起飞的，比预定时间约迟了 5 分钟。此后飞机一直按照飞行航线前进，现在在盛冈上空，大约再过 20 分钟就可以抵达千岁机场了。

田渊久子是在不久之前——准确说起来大概是在 15 分钟前吧，也就是她分送饮料完毕，准备收回空纸杯时，突然觉得不安的，心情也无法稳定下来。这种不安感并非出于飞行中有何故障之兆，而是她觉得客舱内有不寻常的异状。

田渊久子今年 29 岁，大学毕业后便进入航空公司工作，已有 7 年的飞行经验，不久之后即将停飞，改做地勤并指导新进人员。这架飞机上的 3 位空中小姐中，久子的资历最深，客舱内只要稍有异常，久子立刻能觉察出来。

但是，今天的不安她却始终找不出原因。

她又特意扫了一眼机舱内的情况。这时，其他两位空中小姐——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出现在甬道的另一端。菊畑敏江从架子上拿了一条毛毯递给客人，重松三千代则在和前座的一位乘客交谈。

突然，“请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从机舱传来的信号铃声也响了起来。久子拿起工作室入口处的听筒，副驾驶小久保清晰的声音传了过来：

“由于乱流接近，请准备系安全带。”

“知道了。”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拿起旁边的麦克风。这时菊畑敏江走过来，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看到久子已拿起麦克风，便又退了回去。敏江今年 28 岁，也是资深空姐，不过她已决定下个月结婚，不再飞了。

久子用麦克风通知乘客系上安全带，但睡梦中的乘客们却仍没有行动，空中小姐只好为乘客一一系好安全带。

久子首先走到最后面，以确定一下 23—D 座位上的 6 岁小乘客的情形。这名小女孩叫向坂雪子，是单独出行的。最近航空公司为 3 岁—12 岁单独搭飞机的小乘客提供的照顾使因事未能同行的父母觉得非常放心。这一类的小乘客通常都安排在最前或最后，坐在空中小姐旁边，以便就近招呼。

向坂雪子似乎是常搭飞机的样子，她的表情大大方方，安心地坐在座位上。久子替她把安全带系好。

“快要到了吧。”

雪子露出小虎牙笑着说道。

然后久子一边巡视甬道两侧三列并排的客席，一边走向前面。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也在分别为乘客们服务着。

走到客舱中央时，久子突然发现了自己一直觉得不安的原因。从前面数过来第 12 排靠近甬道的 12—C 座位竟然是空的，也没有行李，盛果汁的空纸

杯被扔在踏脚板上。

菊畑敏江走过来，挨在久子身边。高大爽朗的敏江，脸上有点疑惑，低声地说：

“刚才我就发觉这个客人不见了，本来想问问你，可因为要系安全带的事又没机会问。”

“会不会是上洗手间了？”

看到空座位，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如此。这类的波音型客机，通常前面有一个化妆室，后面有两个化妆室。如果正在使用，门一拴上外面的灯便会亮起来，然而此时三个灯都没亮。

“我们去看一下吧。”

由于目前已打出系安全带的指示，在原则上乘客不能离开座位，所以空中小姐去化妆室问一下并不失礼。

在前面的重松三千代走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敏江简单地把事情告诉她，并且要她检查前面的洗手间，然后自己匆匆向后方走去。这时候飞机摇摆的很厉害。

久子再看看 12—C 的周围：有的乘客发现空中小姐在注意他们，赶快坐正，有的乘客却依然闭着眼睛，谁也没去注意有个人不在座位上。

12—C 的邻座是位中年男子，正在专注地看一本杂志。

“对不起，打扰一下。”

久子轻声地说。

男子抬起头来看着久子。

“请问您，这位乘客是和您一道儿的吗？”

“不是。”

男子摇摇头。

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各自从甬道一头走回来。从她们的表情就知道每个化妆室里都没有客人。

“请问，您是否知道这位乘客去什么地方了？”

久子小心地问这位男子。

“不知道。”

男子稍有不耐烦的表情。

“那么，您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

“这个……我一上机就睡觉了，旁边的事我不清楚。”

这时，两位空中小姐走过来。

“前面的化妆室里没人。”

重松三千代说。菊畑敏江说的也一样。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再次仔细看了一眼客舱。如果是乘客少的时候，也许有些乘客会任意移到别的座位去，不过现在可是坐得满满的。129 个座位，在出发时全部客满，有一个 3 岁儿童买了半票，但也占了一个位子，另外还有一个母亲抱着大约半岁的婴儿。

除了 12—C 以外，那 128 个座位上的情况均无异状，当然不会有人站着，座位以外的场所也没有人。

奇怪了……

田渊久子刚才心里的不安感，现在已成为具体的疑惑。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的客机越来越大型化，乘客人数也增加了，即使

是资深的空中小姐也没办法一一了解乘客的动向，所以什么时候少了一个人，久子已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一趟飞行，由于座位客满，在久子的头脑里一开始便有着随时都要坐满才对的观念，因此当她发现 12—C 的座位是空着的时候便马上产生了异样感。

3 位空中小姐来到工作室里继续谈论着。

“飞机起飞时座位是客满的吧？”

久子首先向站在后方出入口迎接乘客的重松三千代问道。

“是的，总共 129 人，其中有一个单独的儿童，还有一个婴儿，应该是 130 人，和机场航空站传来的联络完全相同。”

个子较小、比较内向的三千代很有自信地回答。

通常乘客在距离起飞 20 分钟之前开始登机。这时候，如果是波音 727—100 型的话，会有 3 位空中小姐，其中两位分别站在前后出入口迎接乘客，另外一位则在机内招呼乘客入座。

这班飞机也是按照惯例，由田渊久子站在前方出入口，重松三千代站在后方出入口，菊畑敏江留在机内。她们各人手上拿着一具点数机，点算着通过自己眼前的人数。全部乘客登机之后，再合计人数。总计 130 人，包括单独的小女孩和一名婴儿，就像三千代说的，全部客满，并且符合航空站的联络。然后久子向机下的航空站人员报告出发准备完毕。当然，一旦登机，没有乘客能够再出去的，当时也没有这种情形。久子一方面确定着自己的记忆，一方面也向三千代问了一下。

“绝对没有这种事。”

三千代斩钉截铁地说。

乘客人数报告完毕后，出入口的门立刻关闭。大约 5 分钟之后，飞机便开始起飞了。可以确定，起飞时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12—C 的客人究竟什么时候离开座位的呢？

“那个位子是什么人坐的……”

久子好像对这个人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我记得是个女人。”

菊畑敏江的黑眸闪着智慧的光芒，她一向以机智与仔细著称，在公司里极获好评。

“好像是暗红色的长发……穿着蓝色衣服。”

“啊……”

久子突然想起了这个人。乘客登机的时候，站在前方出入口的久子，确实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垂肩长发略带红色的、穿着短上衣、头略低着的女人——是的，这个女人还戴着一付深色的太阳眼镜，那一瞬间，久子还曾被吸引了一会儿。女乘客仿佛害怕被别人看到，低着头走进甬道，并且在 12—C 的座位上坐下……一旦打开记忆，这些影像便陆续出现在久子的脑子里。这个女人现在竟然在飞机内消失了。

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感逐渐袭上久子的心头。

“送湿毛巾的时候，确实还在呀！”

菊畑敏江一边注视着空座位一边自言自语，她的脸显得有点儿僵硬。

门关闭后至起飞前，空中小姐首先必须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分发湿毛巾给每一位乘客。当时前半部的乘客由菊畑敏江负责，后半部的乘客由重松三千代负责。

敏江说她记得很清楚，当她把毛巾递给 12—C 的女客时，她还一边说“谢谢”一边伸手接过毛巾，而且大约 5 分钟之后，收回毛巾时女客还坐在座位上，那时飞机早已离开地面了。

这之后大约经过 15 分钟，又分送饮料。她们用手推车装载咖啡、红茶、果汁三种饮料，由久子与三千代推车，久子分送甬道右侧的乘客，三千代则分送左侧的乘客。久子问三千代能否确定这时候 12—C 的女客还在座位上，三千代无法回答。那段期间飞机已经起飞，系紧安全带与禁止吸烟的警示灯均已熄灭，机内的气氛比较轻松，也有人上洗手间，当然会有空的座位，因此，12—C 的座位即使是空的，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如果在分送饮料之际有乘客不在座位上，推车便继续前进，等推车回程时再领取。关于这一点，久子与三千代都没有 12—C 客人领取的印象。不过，在 12—C 的踏脚板上找到了一个空纸杯，从这一点来看，这位女乘客确实拿到了果汁，并且已经喝完。

再怎么想，客舱内就是没有 12—C 的女客，化妆室里也没人，剩下来的只有驾驶舱了。然而，按照规定乘客是不准进入驾驶舱内的，尤其是在劫机事件经常发生之后，驾驶舱都防范得十分严密，从外面根本打不开舱门。更何况，久子刚刚送咖啡进去时，驾驶舱内也只有机长等 3 个人……

虽然如此，为求慎重起见，久子打算再次进入驾驶舱内看看，同时也必须把这件事向机长报告。

“再点一下乘客的数目吧。”

敏江说。

“拜托了。”

久子立刻答应了。

重松三千代拿起计数器向后方走去，久子则走向驾驶舱。按照约定的信号敲门后，机械员水谷打开门让久子进入。

驾驶舱内一片寂静。驾驶座左侧是机长，右侧是副驾驶，机械员则倚门而坐，这是规定的坐法。其他还有两个预备的椅子，但没人坐。狭小的舱内一目了然，确实只有 3 个人。

久子默默地站在那里，使副驾驶小久保感到奇怪。他问她有什么事。

“呃——有一个女乘客不见了。”

“不见了？”

小久保略带开玩笑地挑起双眉。

“是的，不在座位上……客舱里到处都找不到，可是起飞时还在。”

“真是怪事，你们不会弄错了吧。”

“我们 3 个人都记得很清楚，这个女人红头发，穿蓝色衣服，在分送湿毛巾时，确实坐在座位上。”

“难道在这之后忽然蒸发掉了不成？”

小久保还是半带开玩笑的口吻，久子的胸中却突然跳了一下：是的，那个女人正是蒸发了。

“这可真是现代奇闻了。”

小久保还要说话，机长此时却说：

“现在开始准备着陆。”

然后机长用英语与塔台联络。机长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小久保也不再分心，坐正了看着前方。

久子把门关上，回到客舱内。由于飞机正在降落，系紧安全带与禁止吸烟的灯又再度亮起。12—C 的座位依然空着。

重松三千代走过来说：

“总共 128 人，外加一名婴儿……还是少一个！”

久子告诉三千代，无论如何还是准备降落了，反正少一个乘客其他人也不会发现，机内不致发生混乱。在飞机降落之前，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专注于他们的工作，无暇理会少一个人的事。

久子取下麦克风，以稳定清晰的声音向乘客报告飞机即将着陆。

大约 5 分钟之后，即晚 10 点 5 分，585 次飞机安然无恙地降落在千岁机场。

和登机时一样，久子站在前方出入口目送乘客下机。每一位乘客的脸孔及服装都不曾改变，唯有那位神秘的女乘客，始终不见踪影。

现代奇闻——

目送最后一位乘客离去后，久子的心里又涌出那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感……

内容简介

少妇美那子突然离家出走，随后又从正在飞行的航班上神秘消失，像蒸发的水珠一样再无痕迹。其夫携子寻妻，其情可哀；其情夫——记者冬木难斩情缘，亦苦查其踪，决心找到她再续恋情。不负冬木的苦心，他终于查出了美那子隐身之处。然而，当他赶去时，那里只有一具冰冷的男尸，死者竟是美那子初恋时的情人丹野。美那子从失踪者变为凶案嫌疑人。冬木不顾一切地继续寻找美那子，但同时也感到了浓重的杀气，而这一切均与若隐若现的美那子有关。美那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她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她是死是活？这纷繁复杂的感情纠葛将怎样理清？当读者终于明白这一切时，相信那哀怨的结局、凄美的感情将深深震撼心扉。

此书曾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蒸 发

第一章 玻璃蔷薇

1

1971年5月21日，《每朝新闻》以三段文字刊载了这样一条新闻：

日本记者在越南殉职？

摄影师受重伤 美国记者死亡

在金瓯角的西方受袭

（本社西贡分社 20 日特电）根据南越政府军发言人 20 日宣布，当天早晨，在南越金瓯角西北 20 公里的运河附近，发现了被射杀之美国记者的尸体以及身受重伤的日本摄影师，另有一辆全毁的日制汽车。发言人又说，死亡的美籍人是美国 USP 通信社的 J·哈特曼记者（28 岁）。被短枪子弹贯穿腹部而受重伤昏迷不醒的还有同一报社的泷田昭广摄影师（35 岁），出生于青森县。

在金瓯角野战医院，苏醒过来的泷田摄影师说，当时日本日报社外信部的临时特派员冬木悟郎记者（33 岁）也与 2 人同行，受到枪击后滚落于运河中。他们一行人系搭乘直升机上前线采访的，19 日傍晚返回金瓯角时在途中被袭，汽车被击毁在运河边。

南越政府军立刻出动寻找冬木记者，但是运河水流湍急，附近的人没有见过冬木记者的踪影，生存的希望十分渺茫。

冬木悟郎记者就职于日本日报社外信部，1939 年出生于东京都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1962 年自东京外语大学法文科毕业后即进入日本日报社，历经千叶总社、多摩分社、本社社会部，最后于 72 年 2 月调至外信部至今。

这一次，冬木悟郎以“只剩下可口可乐与女人”为题，深入越南采访战争末期的情形，从 4 月 16 日开始，预定采访 1 个月，不想事情却发生于采访结束、行将返国之前。在日本，冬木尚有妻子郁子（29 岁）及一女缘子（5 岁）等待着他的消息。

日本日报社外信部长丰岛辰巳一接到外电报道立即于 20 日傍晚赶赴出事现场。

在这条新闻旁边，刊出了冬木悟郎的照片。他戴着黑边眼镜，看起来稳重且有点儿老气。

这则新闻刊出 9 日后的 5 月 30 日，金瓯角北方运河沿岸发现一具疑似日本人的尸体，各报纸竞相登载了这一新闻。尸体近乎全裸，并已腐败的无法辨认，但是，从年龄、体形及受枪伤的情形来看，很可能是冬木悟郎记者。

又过了 10 天，一直没有冬木的新消息，和他比较接近的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

然而，就在 6 月 10 日，突然传出冬木记者生还的消息。消息中指出，前几天所说的尸体是越南政府军误报。日本日报社立刻以头条新闻刊出了冬木记者生还的经过。这一时成为热门新闻。

梅雨的阴晦一过，天空立刻出现蔚蓝的清澄。从云彩间露出的阳光不像夏天那样炎热，干冷的风吹得人十分清爽。

6月13日下午，冬木悟郎站在涩谷车站前，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黑边眼镜后面的小眼睛里溢满了说不出的感慨。

真像是一场梦……

就在3天前，冬木还在越南北部一处不知名的丛林中的野战医院里。那儿种满红茶的泥沼一望无际，其间布满了灌溉用的小运河……

虽然已置身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城市之中，冬木仍然在回忆着枪击事件发生后大约1个月里的各种体验。

利用直升机采访前线的工作完毕后，冬木便驾驶汽车与USP通信社的哈特曼记者、泷田摄影师一块儿回金瓯角基地。5月19日傍晚，他们开了20公里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汽车轮胎被打中，方向盘握不紧，整个车身要向运河翻去，冬木只好弃车逃走，枪弹仍然如雨般地打过来。

冬木沿着运河堤防匍匐前进时，左肩中了一弹，人便掉落至运河中，河水非常湍急，虽然冬木奋力游出水面，但鞋子却陷进泥浆里，他终于失去知觉。

等冬木苏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垫着毛毯的木板床上。他打量四周，看到这是一间农村茅舍，太阳光正透过木板缝隙射进来。一位穿着上衣、下身围着沙笼的卫生兵正在处理自己的伤口。原来自己是被越共给救了。冬木感到全身发烧，伤口也痛得不得了。

不久，来了一位级别较高的军人，他认为此处危险，为了治疗，应将冬木送到后方。不过当冬木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时，对方率直地回答“无可奉告。”

冬木慢慢地平静下来，开始想到很多问题，包括好友摄影师与美国记者的安危，也想到东京的妻女，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困了。

但是——最后突然浮上心头的一个影子，却深深地刺入冬木的心里。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思考可以不顾社会的制约。而就在这种自由思考的情况下，他领悟到了现实的自己与东京相隔的竟是那么远，于是一股尖锐的伤感划过心头。

后来越共用舢板将冬木运过河，再用担架把他送进丛林内。5月25日早晨，冬木来到丛林中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基地。

他在基地野战医院中又继续生活了17天，伤口已顺利愈合。由于治疗及时并且处理得当，冬木的体力、精神显得很好。

只是在这儿禁止和外界接触。冬木当然早就告诉对方他是日本的新闻记者，但是对方并不相信他，或许他们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更说不定他们怀疑他是一名间谍呢。对方究竟打算如何，冬木完全无法猜测。

不过，凭良心说，这儿除了生活比较单调外，确实非常安全，粮食丰富，营养也很好，对方偶尔来检查一下身体，全无虐待的行为。

冬木一直在努力抑制自己心里涌起的不安与焦躁感。他很明白，眼前只有一切顺其自然，多想也没有用。但是偶尔浮现于眼前的一个幻影却时常扰乱他的平静。现在他才明白这个影像在他心中所占的比例了。每次一浮起这个影像，冬木就巴不得能够赶快平安无事地返回日本。

6月9日下午，最早见过的那位军人突然来到野战医院，告诉冬木他的

身份已经确定，明天就可以释放了。冬木的喜悦涌上全身，同时，心里的那个影像竟也鲜活起来。就在这一瞬间，他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翌日早晨，冬木离开野战医院，随着一位士兵步行至距离西贡 40 公里处的一个地点。在这里冬木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冬木独自一人搭乘巴士来到南越政府军的驻地，政府军用车子把冬木送到西贡美军司令部。在这之后，时间仿佛突然变得很快，比过去的近 1 个月的日子快了好几倍。

到达西贡后，冬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生还的消息打电报告诉日本日报东京本社，第二天他便搭乘经由香港的飞机直接飞回日本。

抵达东京飞机场已是深夜时分，部长及一些同事，还有妻子与女儿都来机场迎接。冬木在日比谷的旅馆住了一天半，他要把在越南的生还经过详细地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报告。

部长和同事都非常关心冬木的健康状态，而他对自己一点儿也不疲倦感到不可思议，而且面对工作，他精神抖擞，这也可能是从近一个月的囚犯生活中完全解放出来，回到了自我的世界所产生的特有的兴奋吧。

——现在，他要从日比谷旅馆回家了。他的家在驹泽奥林匹克公园附近比较安静的小规模住宅区。当车子就要开进涩谷的闹市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下车步行了。久违的涩谷街头散发着熟悉的味道。他深深吸一口气，充满了怀念之意，但也有着一份怀疑。

在北越的野战医院里，当冬木被告知即将获释的那一瞬间，他的心头除了热血沸腾之外，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以至于在东京飞机场面对着妻子与女儿时，冬木的心里出现了一道阴影。

但是，在与妻女分手、自己再度单独处于旅馆房间里时，那个决定又一次涌上心头，静静地但却实实在在地盘据在他的心里。他相信如果再与妻子相见时，这个决定也不会动摇了。

冬木抬头看了看百货公司墙壁上的电子表，已是 1 点 23 分。这是个很好的时间，那个女人现在应该单独一个人在家里吧……

冬木生还的消息传到报社之后，报社自然最先通知他的家人，而那个女人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得到消息，就是冬木本人在国外也无法写信给她。回国之后，他又忙于工作与接电话，实在抽不出时间打个电话给她。

那个女人应该从报纸上得知冬木已经生还回国了吧，不过她不会知道他就要出现在她面前！冬木慢慢地向前走着，他一步一步走向她的家，他打算当着她的面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

经过十字路口时，突然传来一阵阵高低不齐的女人的喊叫声，好像是在示威吧。冬木和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来往声音来源之处看去。

“ 妇女争取解放，斗争胜利！ ”

“ 妇女争取解放，斗争胜利！ ”

原来是一群年轻女子，正在一边走着一边喊着口号。她们是一群没烫头发的女学生，大多数穿着牛仔裤与衬衫，衬衫的胸口敞开，每个人手里高举着示威牌，上面写满了“ 反对禁止堕胎 ”、“ 结婚不是奴隶 ” 等的字样。

这是最近流行的一股妇女解放风潮。

示威的少女们，个个表情严肃认真。女性解放运动在美国轰轰烈烈地闹了一阵子，日本女性也很快地跟进。反战风潮兴起时，日本人也没有放过，去年国际反战日，也常有小规模示威运动。冬木乍从越南回来，看到这样

的光景，难免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不快感。

站在十字路口周围的人们对这些少女先是投以好奇的眼光，但立刻又失去兴趣，移开视线各走各的路。

绿灯亮起，示威少女簇拥着过了马路，冬木也移动脚步向对面走去。就在这时候，在距离两、三米远的地方，走动的人群中的一张脸孔吸引了冬木的视线，使他停下脚步。

这个男人有一张白皙、端正、看起来稍带神经质的脸孔，七三分的头发更衬托出脸部轮廓的突出。他年约三十七八岁，瘦削的上身穿着一件灰色西装，衬衫的领子雪白，看起来干净清爽，无可挑剔。

这个男人叫朝冈隆人，据冬木了解，他在光阳银行总行担任科长的职务。

冬木看到朝冈时不由吃了一惊，因为他第一眼看到朝冈时，就觉得他全身似乎笼罩着一股沮丧的气氛。他那细长敏锐的眼睛对示威少女充满了无言的憎恶，脸上的五官虽然依旧端正，却透着阴暗与疲惫之色。

朝冈手拉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冬木知道这个男孩叫阿勉，在冬木住家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入托。阿勉的高雅气质与其说是酷似朝冈，还不如说是得自母亲的遗传比较正确。那长长的睫毛下的一对黑白分明的双眸，深邃而透明……

阿勉被父亲拉着，似乎发觉有人在注视他们，他的头开始四面摆动，找寻视线的来源。冬木默默地加快脚步，穿过马路。在这个时刻与朝冈父子相遇，真是一个具有非常讽刺意味的偶然，不过冬木还是很镇定。

阿勉的视线终于停在冬木身上，他的双眸中立刻浮现出天真而高兴的神采，冬木也无法再逃避了。

“嗨！”冬木露出暧昧的微笑，但立刻又停住了。

“你好！”阿勉以稚嫩的童音大声打招呼，并且点头，朝冈这才发现冬木，收回了他那还有些茫然的眼神。“你好！”冬木跟他们打招呼。

“好久不见了。”朝冈低声地回答。

就一般人而言，他们的交情仅此而已。朝冈的家就在冬木住家附近，是一座小巧别致的独门独户的住宅。由于住得近，彼此常在路上相遇。去年住宅区居民因停车问题开会讨论，朝冈正好坐在冬木旁边。住宅区周围空地很少，朝冈家没有车库，常为停车问题而烦恼。那天朝冈与冬木谈了很久。

由于走近了，看得就更仔细了，朝冈脸上那阴郁的神情也更为明显，简直可以说是憔悴。平常白皙的脸，今天看起来是青黑色，脸颊也凹下一大块，双目充血并有着虚脱和焦躁的神情，显得异样的混浊。冬木不禁脱口而出：

“出了什么事啊？对不起，我也许不该问。”

朝冈看着冬木，欲言又止。他那无力的视线落在阿勉的咖啡色的帽子上面，阿勉却说话了。

“我妈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朝冈急忙想制止儿子说话，却已太晚了。

“什么？”

冬木望着朝冈。

朝冈的表情像哭又像笑，脸歪了一下，过了半晌才沉重地说：

“实在不好意思，这种事不应该公开出来……内人于10天前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了，至今行踪不明。”

美那子离家出走了吗？冬木差一点儿这样叫出来，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朝冈的眼皮垂下。

“我实在想不起她有什么理由要离家出走，难道就不回来了吗……”

冬木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勉强看着阿勉，半天才说：

“那你们每天怎样过日子呢？”

“这吗……由于附近也没有亲人，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人来帮忙。阿勉在上完幼儿园之后就要上学了，有时候还得跟我在外面跑……这孩子也很可怜哪……”

朝冈的眼圈儿更红了，冬木觉得他好像要流眼泪了，便赶快把脸移开，看着阿勉。

阿勉的牙齿咬住下唇，注视着冬木的胸口。他那清澄透明的双眸中没有眼泪，但是他挺着瘦弱的肩膀默无言的姿势，比流泪还要令人难过。

“妇女争取解放，斗争胜利！”

“妇女争取解放，斗争胜利！”

示威少女群又转了回来，她们的声音和朝冈父子的姿势形成鲜明对照，显得十分滑稽。的确，如果朝冈一家只是冬木的邻居，这个场面确实滑稽，但是……冬木认识朝冈的妻子，而且在越南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期间，甚至在野战医院不知能否重获自由的时候，一直不断地出现在眼前的那个影子，正是朝冈的妻子美那子。

冬木彻底领悟了自己确实深爱着美那子，当他知道自己能够平安地返回日本时，他心中所做的决定仍是务必排除困难与美那子结婚。

冬木悟郎与美那子认识是在3月初，也就是前往越南的一个半月之前。当时的情景他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两人的相遇可以说是戏剧性的。那一天天气很冷，阴雨绵绵，午后更是强风怒吼，偶尔还飘着细细的雪花。傍晚5点左右，冬木驾驶着他的蓝鸟轿车回到驹泽的住宅区。冬木所在的外信部每天24小时分成3班，轮流值勤。由于华盛顿的正午是日本的凌晨1时，凡是接到外电的同事都必须立刻整理出来。那天冬木上的是早班，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随时待命在办公室，下班以后他又磨蹭了二三个小时才回家。

冬木和平常一样，把汽车停在幼儿园旁边的空地上。平常这个时间的幼儿园院子里和住宅区内的游乐场上都是孩子们的声音，今天却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可能是天气冷、天黑的缘故吧。

冬木向自己家走去，突然感到背后有异样的气氛。风声与树声之间，的确有一种不寻常的、听起来如激烈喘气的声音。冬木回过头去，渐渐听清楚了是狗的吠声。就在幼儿园的围墙与住宅的栅栏之间的一块狭小空地上，有一只咖啡色的瘦削高大的野狗正扑向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儿。

野狗一边发出可怕的咆哮声，一边逼近男孩儿的身体，做出要咬人的样子。男孩儿拼命闪躲，并且大声叫喊。野狗后退了一下，却没有停止攻击，在距离两公尺处，再度低着头，向男孩冲过去。

冬木见状立刻跑过去。当他的双腿跨过栅栏的一瞬间，他看到一个穿着浅紫色和服的女人急步跑到野狗与倒在地上的孩子之间，张开双手，面对野狗做出威吓的样子，企图把野狗赶走。

野狗一看出现了另一个敌人，便做出更狂暴的姿势，很快地朝那女人扑过去。那女人不堪一击，跌倒在地，和服下摆敞开，露出白皙的腿。冬木立即奋不顾身地抓住野狗的头，并顺手抄起脚边的木棒。野狗此时已经失去战斗的意思，只是挣脱了冬木的手，威胁似地摆摆身体，然后低低地咆哮了一阵，便夹着尾巴穿过栅栏跑走了。

冬木随即把旁边的女人扶起来。女人的身体因惊吓而显得很僵硬，不过看起来倒没有受什么伤。

“谢谢你。”女人的声音中充满了害怕。她急忙走到还躺在地上的、似乎已经吓呆了的男孩身边。“阿勉！”女人不安地叫着，并抱起了男孩。孩子的左颊和膝下有爪痕和齿痕，并且流了血，肘部也在流血。他断断续续地抽泣着。

“赶快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女人点点头。冬木先抱着阿勉跨过栅栏，让阿勉自己站在路边，然后再牵着女人的手要她跨过栅栏。不料女人的和服下摆太窄，脚抬不起来，冬木只好抱起她的身体，像抱阿勉那样越过栅栏。在肉体接触的那一刻，某种感觉触动了冬木的某种意识。

住宅区出口处有一家外科医院，冬木用他的车子把这个女人和男孩送到了医院。

幸好阿勉的伤口并不大，而且野狗没有咬伤阿勉深层的皮肉，院长直说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再打一针狂犬疫苗，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不到15分钟，检查与上药就全部完毕，冬木又用车把女人和男孩送回住宅区。

在车上，女人告诉冬木她叫朝冈美那子，这男孩儿是她的独子，他们也住在这个住宅区，阿勉今年5岁，在刚才那个幼儿园的大班。冬木说那阿勉就和他女儿是同学。

阿勉很快地平静下来，虽然还是没什么精神，但对冬木的问题却有问必答，也没有赖在妈妈身上的样子，美那子也不再查看他的身上是否还有其它伤痕。冬木想，要是换了他的女儿发生这样的事，一定会抱着妈妈哭个没完没了儿。两个孩子还是同岁呢，男孩子与女孩子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

冬木把朝冈母子送到他们家门口。那儿有树木栽成的篱笆，围着红瓦的平房，院子里随风飘散着丁香花的香味。

美那子下车后绕到冬木的车窗前，向他频频致谢。在寒冷而黑暗的夜色里，美那子的脸孔显得更洁白——这一瞬间，冬木头一次为美那子的美而怦然心动。美那子的容貌以世间的标准来看是十分的美，白皙透明的肌肤，充满智慧的双眸，挺直的鼻梁，匀称的身材……这些固然使冬木心动，但最吸引他的却是美那子全身所包裹着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透明感。

任何一个美丽的女人，只要当了母亲，都会有一种母亲的风度，也就是说美丽的女子结婚之后，她的美就会变成“俗丽”。尽管母爱也是很伟大的，但以寻常男性的眼光来看，总觉得变了味儿。但是，美那子的身上却没有那种俗气，这或许是被她的气质掩盖了，也或许是她懂得生活而没有染上那种俗气。总之，一种无法说明的不可思议的透明感把美那子包了起来。冬木突然联想到紫色的玻璃蔷薇，是的，美那子就像一株紫色的玻璃蔷薇。

当晚，吃过晚饭后，冬木把傍晚发生的事说给妻子郁子听。阿勉和女儿缘子在同一所幼儿园，郁子对美那子应该多少知道一点，冬木期待着能从郁子那里多知道一些关于美那子的事。

郁子一边收拾餐桌上的碗盘，一边听着冬木的叙述。冬木才讲完，郁子那细小的眼睛便似乎已有所领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

“这附近的人都在说阿勉的妈妈对阿勉管教的十分严格，所以那个孩子看起来很懂事，也很少去粘妈妈，很独立的。——说起来也真是，那个女人竟然能面对一条凶狠的野狗而不害怕？”

“要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冬木看着妻子那圆胖而有雀斑的脸孔，存心逗她。

“要是我呀，我一定抱着孩子赶快逃走，不过，那条狗还是会追上来的，两个人都会倒楣。看来那个女人毕竟是很镇定的。”

然后，郁子假装很郑重其事地压低了声音说：

“那个太太，在这附近还有很多传闻呢！”

“怎么说？”

“这是听眼科医生井口的太太说的——”

喜欢到处聊天儿的郁子，情报来源相当广泛。

“阿勉在3岁或4岁的时候，有一只眼睛因角膜发炎或其他原因使角膜变成了白色。”

“看不见了么？”

“那只眼看不见了。那时候只有等有人捐赠眼角膜用来移植才能治疗。但是因为愿意捐出眼角膜的人很少，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得到。”

“后来呢？”

“朝冈太太很着急，她每天都在等眼角膜银行提供好消息，可是却都失

望了。她实在无法再等下去，就跟医生说她愿意把自己的眼角膜移植给阿勉。医生夫妇听了都大吃一惊，因为法律上规定只有死人才能提供眼角膜，如果朝冈太太的角膜移植给儿子，就是犯法。朝冈太太苦苦要求医生做秘密手术，井口先生一口拒绝了。朝冈太太非常失望，当场就号啕大哭，令人十分同情。”

“可是，阿勉的眼睛不都还是好好的吗！”

“是啊，半年之后，他眼睛的病症像奇迹似地完全消失了，到现在一直好好的，大概是他母亲的爱心感动上天了吧……”

还好！冬木霍地站了起来，熄掉手上的烟，站到朝北开的窗户前。窗外一片黑暗，冷风夹着小雨，吹得每棵树都抖个不停。

从这个窗口看不见美那子的家，冬木心里有点遗憾。他想着想着，美那子的脸孔出现在了黑暗之中。

郁子所说的那些话深深地印入了冬木的心里，但是很奇怪，他同时又只情愿看见美那子那种透明感，并希望她保持这种透明感，而不要一些所谓的“母亲的伟大”那一类的行为。

半晌，冬木才发觉自己竟然兴奋起来。

第二天早晨，才过9点，冬木就离开了家门。本来今天应该是上“午班”的，但是他想起昨天在外科医院时美那子说过今天早上还要带阿勉去看医生，冬木就无法待在家里了。

冬木开着车子，故意把速度放得很慢，眼睛注视两侧，露出有所期待的眼光。昨天那又冷又强的风已经停止，春天的阳光照在住宅区的大地上。

有一些人在赶着上班。冬木看到美那子的背影夹在行人中，就在住宅区出口的路上，那苗条的身体穿着剪裁合身的青磁色的和服。她的步伐很快，而且是孤身一人。

冬木在十字路口把车停住，正好停在美那子身边。美那子显得有点惊讶，直到认出冬木才露出白色的牙齿微笑着。早晨清澄的阳光把美那子的皮肤照得更为透明。

“昨天的事谢谢您了。”美那子很有礼貌地鞠躬。

“阿勉今天怎样了？”

“托您的福完全没事了，刚才我还带他去医院看了一下，现在送到幼儿园去了。”

“你——要出去吗？”

“是的，我要去三轩茶屋附近的牙科医院。”

“我送你一段吧。”

“这个——”美那子微笑着，似乎不想打扰，但是冬木说反正顺路，而且他又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了，美那子只好上车。

美那子去的牙科医院是在三轩茶屋到涩谷间的路边，从住宅区到医院只要几分钟的路程，这期间冬木和美那子都没有说话。冬木不知道该说什么，美那子也很沉默。在医院门前车子不能停得太久，因此美那子等车一停就急忙下了车。

第二天早晨，冬木又假装无意间碰到美那子，当然又顺便送美那子到了医院。其实，冬木是刻意计算好美那子送阿勉上幼儿园的时间而等在路边的。

第三天，冬木打开前门，让美那子坐在自己的身边。由于并排而坐，两人谈起话来也比较方便，冬木知道了美那子的先生朝冈隆人是光阳银行的国外科科长，他们一家有三口人。

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10天，这期间，除了早班与晚班之外，冬木都会等到美那子。短短的车程他们并未做太多的交谈，但是，他们二人之间却好像已经认识了好几年似的。冬木33岁，美那子28岁，或许是美那子成熟而稳重的态度常常使冬木觉得美那子与自己同年，有时并且陷入一种青梅竹马的错觉，这种错觉使冬木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到了3月中，阿勉的伤痕完全好了，美那子的牙齿也应该差不多了——然而，当车子停在医院门前时美那子却“咦”了一声，原来医院大门上挂着“临时休诊”的木牌，旁边贴了一张条子，大意是说因家人临时发生意外暂时休诊，明日照常应诊等。

“今天看不成了，我们去兜兜风如何？”

冬木很自然地说了这样的话。他一想到明天还可以载美那子，不禁掠过一阵快意。美那子看了冬木一眼，有点僵硬地说：“好吧。”

提起驾车兜风使冬木很自然地想起了海。战后数年至小学毕业，冬木都